

人生由我

□ 梅耶·马斯克

我有一些同龄的朋友,也有许多比我年轻的朋友,他们所有人都对生活充满热情。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标签是“七十一岁的感觉真好”——我实在是太喜欢自己现在这个年龄了。

父亲在七十三岁去世的时候,母亲才六十一岁。父亲和我双胞胎姐姐的丈夫在一起飞机事故中去世,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没有人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在我们心中,父亲一直就是一个超人。

我父母的婚姻是如此美满,我原以为母亲永远不能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但孤独的母亲也活得像鲜花般绽放,六十多岁的她开始上艺术课,学习木雕、陶艺和绘画。同时她开始周游南非,用油画颜料和水彩描绘她看到的风景和建筑。现在,她的作品会定期在比勒陀利亚展出。

我母亲也是一名摄影师,她展出过她的摄影作品,也获得过奖项。你也许能注意到,她拍摄的我们在沙漠里的那些照片是如此美丽,之前我们竟然没人意识到她

有如此惊人的天赋。她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蚀刻版画,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你得用一根针去蚀刻一块金属板,然后用各种各样的化学品和器械,最后把它压到纸上。作为一名南非艺术家,我母亲夜以继日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一干就是二十二年。

母亲在八十六岁时搬回了加拿大,一切从头开始。她继续她的绘画、她的蚀刻版画。

母亲九十四岁的时候,她的手已经颤抖到没法儿再拿笔画画。但她并未因此放慢脚步,反而利用先进的高科技学会了制作数码艺术。直到九十六岁高龄,母亲的手颤抖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才正式退休。

随后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

我仍然记得和母亲参加过阿尔伯塔省一个小镇上的“夕阳茶会”,这是一次面向老年人的社交聚会。现场气氛令人相当难受,因为在座的人都在不停地抱怨。

我们赶紧逃跑了。我问:“他们这样怨天尤人,是年龄增长的原因吗?”

我母亲说:“不,他们从年轻时就这样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怨天尤人,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尝试改变,否则当你变老的时候,你也只能继续在怨怼中度过余生。母亲在身边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她的智慧总是闪闪发光,直到她九十八岁因身体罢工而去世。

第一次面对死亡时,我们是那么伤心欲绝,根本无法相信自己还能够恢复。但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你可以康复,甚至可以淡然地去谈论那些虽然已经离去,但在你心里并未离开的家人。这也是老去的一部分好处。

七十岁生日时,我举行了两场派对。其中一场在纽约,派对里挤满了时尚界人士、模特,还有我住在纽约时交到的朋友。埃隆·金博尔和托斯卡替我在洛杉矶举办了第二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派对上,

大屏幕循环播放着我在不同时期的照片。这一天真是无比美好,户外的气球、特调鸡尾酒、冰激凌吧台,我被许多朋友及家人包围着,甚至我十一岁时在老家学校认识的一个朋友也到了现场。

如果说你能从我这里学到什么,那就是,不要害怕衰老,要和那些不惧变老的朋友在一起。你可以和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玩得开心,他们喜欢你,因为你迷人、有趣、聪明、自信,也许还有时尚(在你心里)。倾听他人,善待他人,不管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有多大。

变老是一件好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变得更加有智慧、更加自信——这真是一种让人惊喜的经历。我们在此过程中也学到,如何更快地摆脱那些在生活中遇到的浑蛋。我猜你已经意识到了,我对未来满怀热情,并翘首以盼。

我刚刚开启了我的“七零人生”,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摘自《读者》

点滴

高明的“横向管理”

□ 汪大可

管理,好像天经地义就是上管下。比如,宾馆总经理检查饭菜质量和口味好不好,每个锅里都夹一筷子尝尝。

先不说这样卫生与否,问题是,总经理仅以自己的偏好为标准,真的能管好饭菜口味这种事吗?

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有一种管理方式,是横向管理。

比如,有一家餐馆,它评价饭菜质量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统计每一桌客人剩了多少菜,分别是什么菜。然后,根据它来调整饭菜的口味和菜单。

剩饭剩菜确实不会说话,但是它们最诚实。这才是高明的“横向管理”。

——摘自《今晚报》

善良

□ 陈荣生

一老太以善良闻名,从未与任何人说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在她的一生中,她有着一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无论是谁,她总能说出至少一个优点,即使这个人曾经对她不友善。

一天,两个邻居看到这位好心的老太在街上行走。一人说:“我敢打赌,你找不到一个让索斯比太太说不出其好话的人。”

另一人答:“我接受打赌。”在索斯比太太走到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与她打招呼:“你好,索斯比太太,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对魔鬼有什么看法?”

“嗯,”老太笑着说,“你得承认,他一直都坚守岗位!”

——摘自《意林》



老街

□ 邹宏基

我总会在这种家乡市井的喧闹中,寻得些许静谧。可能,这就是我与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不管隔了多久、离了多远,我总会回忆起家乡的那条街市。

童年时,夏日里,我总是独自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焦灼的阳光下,绿荫摇曳出的微风吹过草地。屋外的静一遍遍地击打着躁动的心,盛夏的空气中总是充斥着慵懒,困乏时不时地蔓延。

每当这时,我总是盼望着屋外响起喧闹声,那是各种好玩、好吃的东西吸引孩子们发出的嬉闹声,穿过街巷的喧嚣,让我顿时兴奋起来。任凭楼下市井的趣味把我的心拽出好远,而我就在这样的温度和蓝得发亮的天空下肆意地听着、跑着、打闹着……

故乡初冬的街市,呈现出与盛夏时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如夏的热闹,却也散发出别样的味道。街市上,人来往得匆忙,喧闹声却不减丝毫。

每每溜达其中,且不说随处可见能让人吃得满嘴甜腻的云朵状棉花糖,或是被一个老人推着、盖着厚厚棉被的冰糕,就是冒着浓香气且极其便宜的烤地瓜,也是寒冷冬日的绝美搭配。

围着旧式小烤炉,一个不够再烤一个。伴着蒸腾的热气,一口咬进泛着金黄的地瓜,烤出的香气一下子冲进等待已久的味蕾,咀嚼中,留下久久挥散不去的余香。

嗅着熟悉的味道,伴着冬日里即将落山的暖阳,享受着独有的时光,那种满足

徜徉在内心深处。

落叶任秋风吹下,时光钟摆上的痕迹却在身后层层地腐朽。再一年的秋天,我已经离开了家乡,走过无数的路口,始终没有回望出发的地方。

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梦中还美美地在街市中奔跑,醒来,看到窗外大都市特有的川流不息和灯光璀璨,心中那熟悉的地方,却怎么也亮堂不起来。

时间久了,想家的时候也少了,想家乡街市的时候更少。每天在周而复始的忙碌中生活,周围的一切,激不起内心一丝的感动与惊奇。

再次回到家乡,虽说我已成长了许多,对周遭的事物似乎也多了一份淡然,可是,当再次踏上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不觉中,早已泪眼婆娑……街市的路面依然那样光亮,如同镜面,倒映着天空和街道两侧变幻不定的店舍。时间的痕迹,似乎并没有在此停留,平静地诉说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看得见的现实终究抵不过时间。“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它走了,像一滴水重归江湖,我也如释重负地走远,因为我看过它最好的一面。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那条熟悉的街市,穿梭于熙攘的人群中,像我当时一样大的孩子们,在街上跑着、嬉闹着,他们的笑脸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好看……

——摘自《梦中的麦田》

文苑

人生如蒸馍

□ 朱竟

陈忠实兴致勃勃地参加朋友为其举办的“创作生涯45年暨六十岁生日庆典”的活动。那一天,与会的各界代表纷纷向陈忠实道贺,陈忠实格外兴奋,在众人的要求下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陈忠实首先讲了45年前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说到最后,他很伤感也很现实地说:“在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60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60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悟道,是忆旧事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加强烈更加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地方。我唯一恳求的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亲人,就是怀着美好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所以,我要珍惜当下,写出更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陈忠实的话音未落,西安文艺界的一位朋友打趣说:“您和柳青都是我们陕西当代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您已经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何必发那样的感慨?”陈忠实微笑着:“人生如蒸馍: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熟了。我这才刚刚走上文艺创作的正道,怎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摘自《扬子晚报》

